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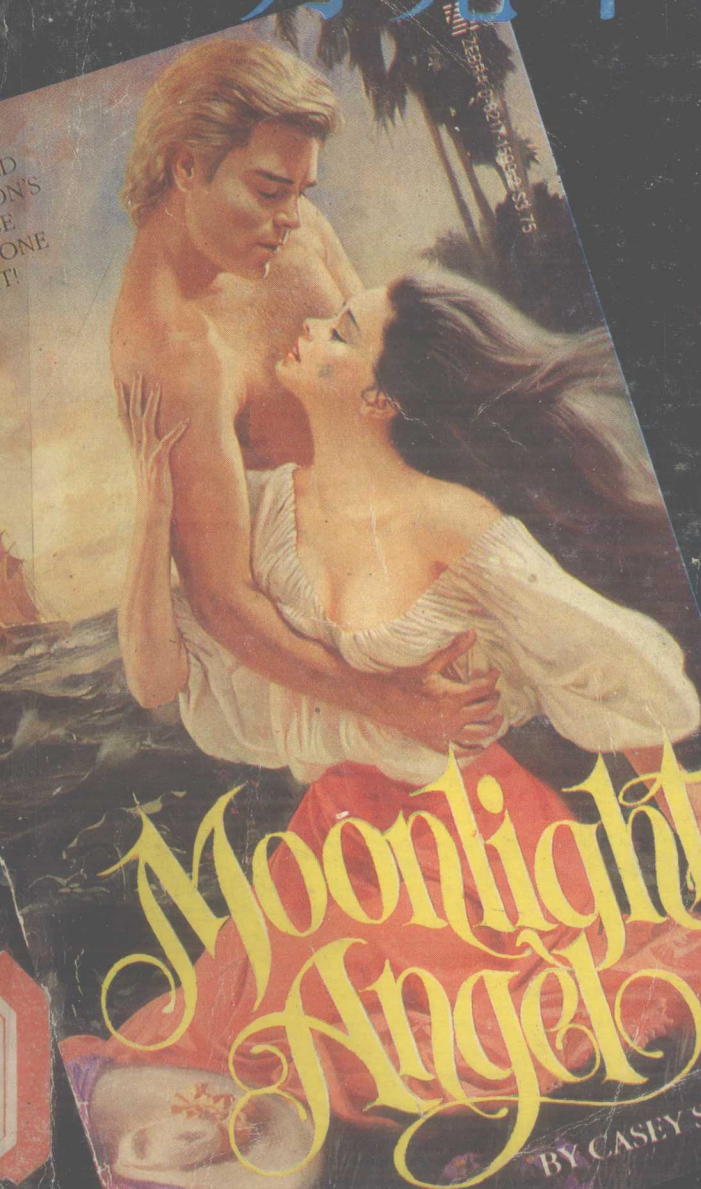
月光下的天使

〔美〕卡希·斯图华特 著

江惠萍 刘爱民 译

Moonlight
Angel

BY CASEY STUART



〔美〕卡希·斯图华特 著

月光
下的
天使

江惠萍 刘爱民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月光下的天使

(美)卡希·斯图华特 著

江惠萍 刘爱民 译

责任编辑：吴正刚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625 插页，1

字数：271,000 印数：1——8,200

ISBN7—5404—0527—9

I·423 定价：4.20 元

第一章

1862年9月

一个秋天的夜晚，天空一片漆黑，在泛着幽幽微光的海面上，一只大船的侧影正沿着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线悄悄滑行。达米安船长站在“女巫”号的轮舵旁，牙缝间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方头雪茄，那双碧绿的眼睛正在搜寻着联邦军舰的影子。他知道那些军舰会在哪儿出现。船员们屏声静气地严阵以待，警惕着北方佬的机枪会突如其来地喷出火焰，或从天而降的炮弹的轰响声。

“我们正往一家小酒店靠呢，斯蒂尔先生。”达米安对他的同伴小声说：“如果你是个虔诚的人，那就祈祷上帝别刮风了吧。”

“今天晚上难道我还不虔诚吗，先生？”

“那就向右靠吧。”达米安小声地说。

斯蒂尔的眼睛直盯着右边，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正准备说：什么也没有。突然，黑暗中发出了声音。天啦，“女巫”号离联邦军舰只有一箭之遥！船上的人呼吸都停止了。达米安转动着船舵，灵巧地躲避着。此刻另一只联邦巡洋舰在他们前面若隐若现，达米安用力把握着船舵，联邦的巡洋舰从

他们的前方一掠而过，消失在茫茫的大海里。

斯蒂尔目不转睛地盯着后面，他们已经躲开了两艘尾追着他们的联邦军舰。“开火吧，我真不明白你要怎么弄，船长。”

“你答应过我，只要我们没挨一发子弹就穿过了查尔斯顿，你就给我一瓶最好的法国白兰地。我正等着啦，斯蒂尔先生！”

汤姆·斯蒂尔曾和达米安一起在美国的海军任职。达米安辞职后，他也辞了职。他对卡罗来纳海岸没有达米安那么熟悉，但却是偷越封锁线的行家。他对船员一一进行了严格精选，而且还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来检查他们。他自己还保存账簿。如果达米安的确有什么急事或需要休息的话，他总是设法减轻达米安船长的日常事务。达米安非常器重这位忠实的朋友。他常常想，要是没有他，自己真不知怎么办。

“我能享受那瓶高级白兰地了，汤姆。”

达米安话未说完，天空便被一道强烈的白光划破。达米安命令大家安静下来：“后面还有一只船，我听见了船的马达声，大家需要小心。”这时，另一道白光照亮了天空。汤姆·斯蒂尔用望远镜观望着大海，借助闪电，发现在不远的地方另一只越过封锁线的船只就在他们后面。“先生，天空再出现光亮时，请您用这个看看，我想这是‘小玛利号’。”

达米安好不容易等到了下一道光线的出现，他敏捷地用眼睛盯着他们后面的那只船。斯蒂尔说得对，他能很清楚地看见那是博·夏博内的法国偷越封锁船。

“现在我们得拿出七寸长的家伙了。”达米安望着联邦船只的轮廓说。

“行啊。但是如果被俘的话，我们都会被视为海盗。他们

会把我们吊死的。”斯蒂尔提醒达米安，要他注意海商法。他说当一支实施封锁的部队在执行命令时，任何进入或离开被封锁港口的船只都被认为是一种蓄意挑战的行为，封锁者可以向这些船只开火，而且还可以俘虏和关押船上的人；如果船上有军火，或者自卫还击的话，船上的船员就成了海盗，就可以将他们处以绞刑。

“我们可以冒一下险，朝天打一发信号弹，看能否牵制住他们。”达米安命令着。

几颗子弹从斯蒂尔的信号枪里飞了出去，随即，四处又是一片寂静。联邦船只一时间没摸得着头脑。“女巫”号刚要进入港口，又一道白光划破了天空。在岸边炮位上等候的南部邦联的支持者们用所有的武器朝联邦船只猛烈开火，好一场激战！两只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趁机进入了港口。

两只船靠好码头之后，博·夏博内紧紧地抱住了达米安说：“谢谢你，伙计。看到你们成功地冲过了那个封锁圈，我想我们也能够冲过去的。可是……”

达米安笑了：“就是你那该死的发动机，博。我一直都是对你这么说的。”

“但是这发动机帮我迅速地穿过这封锁线了。”

“如果你穿不过封锁线的话，这发动机就是给你帮倒忙的东西。”达米安这样说着。

“呵，但我并不常常偷越封锁线，最近我一直都把船开往巴哈马首都拿骚或百慕大群岛贩运棉花，直接运往法国。利润可大啦，并且也不要冒什么险。”

“我早就该知道你只靠这个挣钱。”达米安的言语中不免有些愤懑。

“达米安，我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感情是没有你那样深厚，在查尔斯顿港市，我只和你有联系，这也是我到这儿来的唯一理由。”博抱住了达米安。“好了，我请你去喝酒，让你在这里痛快地过一个夜晚。过一会再争论吧——像我们往常一样地争论。”

他们一进莫利小姐的商店就给那里带来了一阵骚动。达米安·里盖尔身材魁梧，肩宽腰粗，一头亚麻色的头发和精心修剪的胡子就像一束束太阳光，更加突出了他那双翡翠般的眼睛。那端直的鼻子和富有性感的嘴使他那张脸看上去俊美无比。

博·夏博内却相反，稍微矮胖一点，黑黑的头发，灰色的眼睛。虽然他不象达米安那般帅，但要吸引女性是毫无困难的。

莫利·弗拉纳根是一位体态丰满的美人，还在门口，她就情意绵绵地搂住了达米安。“达米安，你最近一直躲在哪儿啦？你不肯说吧。我可知道你和哪些女人在一起。今天最好还是和我这儿的姑娘一起过夜吧。”莫利说着投给博迷人的一笑。“这位俊俏的先生是谁？”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朋友。这是博·夏博内，法国人。我们俩可是又渴又脏，你能不能给我们妥善安排一下？”

莫利又冲博笑了笑：“我知道达米安钟爱什么样的女人，你喜欢什么样的呢？是金发碧眼的白女人，还是淡黑皮肤的姑娘呢？”

“就我个人来说，我倒喜欢红头发女人。”他眨着眼睛瞧着她。“去你的吧，法国佬。”她一边笑，一边招呼着一位淡黑皮肤的姑娘和一个橄榄色皮肤的东方姑娘。“这是珀尔。”她边说

边把那位淡黑皮肤姑娘推给博。“这是梅林，”她说着又把另一位姑娘介绍给达米安。“这两位姑娘都挺能服侍人洗澡，您想干什么她们都挺内行的。”

“很抱歉，莫利，我让你失望了。我到这儿来只想喝点什么，洗个澡。或许我的朋友会乐意呆在这儿。”

“你他妈的说得对极了，我要在这儿过夜。”博说着就一把搂住了那位淡黑皮肤姑娘，“你可以让这两位姑娘都留在这儿！”

达米安轻松地踏进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大黄铜浴盆里，梅林站在一旁，等着他开口，他要了一瓶白兰地，慢慢地放松着自己。博在另一只盆子里对水的凉热说长道短。

“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你最后放弃了在南部邦联海军的职务，而干起了偷渡秘密封锁线的行当。但我又听说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交给查尔斯顿慈善医院的小姑娘们了。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不太合适，伙计。”

达米安笑了：“我不需要钱，我有个庄园，这个庄园的收入很可观。”

“如果北方佬入侵了查尔斯顿，你就会觉得早该存点钱。”

“如果他们侵占了查尔斯顿，钱也不能扭转乾坤。”

“那倒也是，伙计。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辞职？我听到后真是惊讶不已。”

“世态炎凉，使得好些有报负的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想当初，离开联邦加入南部邦联时，也曾雄心勃勃，真希望能扭转乾坤，迅速结束这场战争。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摧毁纽约海军基地，可是他们置若罔闻。我又建议在美国国家海军封锁我们的港口之前，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布匹和

生活用品，结果这建议又一次置之高阁。后来，杰斐逊·戴维告诉我，即使是卷入了战争，他也不会认真考虑海军的问题。如果真要卖力工作的话，我应该在弗吉利亚加入李的部队。就在那时，我认为我在南部邦联只能在查尔斯顿，能按自己的意愿工作。非常奇怪的是，我发现我自己还是在为南部邦联的海军工作。”

“用什么方式呢？”

“我现在是一个辗转于法国、英国和美国南部的间谍。明天上午我得和马洛里的秘书进行会晤，我想我又会被派往欧洲去。得了，不要谈我的事了。给我讲讲你的家里情况吧，你那位淘气的妹妹怎么样？”

“我妹妹？”博笑着说，“安吉利卡已长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她还是那么独立不羁，那么固执。不知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驯服得了她呢。”

“驯服这个词真是用得大棒了。我记得有一次，你的表兄弟虐待了一只小马，安吉利卡痛骂了他一顿。你那表兄可能这一辈子也耿耿于怀。”

“他当然忘不了。安吉利卡酷爱动物，村子里谁家的动物病了，都送给她治疗，她的确治好了相当一些疑难病症。”

达米安一边听朋友讲话，一边享受着这位东方姑娘的服侍。“最后一次我在你家的時候，安吉利卡准备去女子修道院附属学校读书，是吗？”

“呵，是这样的。可是修女们要我父亲把她领回家。据说是因为她教别的孩子打旧式步枪。”

两个人放声大笑起来。

“她一下子就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你爸爸米歇尔能给你这

位独立不羁的妹妹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吗？”梅林在给达米安倒热水，他洗着头发时，这么问道。

“追求她的人很多，但是父亲讲了他不会在她没选中人时硬要她结婚的。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找到如意郎君。她老是说那些求婚者只是看上了她的钱。她这一招还真奏效。可我父亲后来不耐烦了，他会很快帮她选一个的。”

达米安笑着说：“我真同情你那可怜父亲的一片苦心。”

当珀尔用柔软的手抚摸着博的肩膀时，他把头靠着澡盆边上，闭着眼睛听达米安讲述着安吉利卡一个又一个恶作剧。小时候，他和达米安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就是从那时候起，他们就迷上了大海。

然而，往事对达米安来说并非金色的童年。达米安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克洛宗。尽管他的母亲科利特·里盖尔向往巴黎的社交生活而离开美国将家庭抛弃，但达米安的外祖父母仍然坚持要照看外孙。科利特只忙于社交活动，或忙于调情，所以她非常乐意让朋友米歇尔·夏博内把达米安带到克洛宗。

这以后的几年中，达米安不愿到巴黎去麻烦他的母亲。他干脆把博的家当作自己的第二家庭，常与他们呆在一起。偶尔，博也到查尔斯顿与达米安以及他的父亲一起，两个人都喜欢在军舰旁边玩耍，所以他们也常在巴黎见面。米歇尔·夏博内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轮船和大海的一切知识都告诉这两个孩子。夏博内家族中有四代人都是当海员和从事造船业，这当然也影响着博，似乎他去造船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达米安的家庭世代都是搞种植业的。所以当达米安宣布他已打定主意要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学习时，家里人都感到震

惊，达米安的父亲粗暴地坚持要他留在庄园里，可是达米安不移初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到大海去。非常不幸，这件事加深了父子间的鸿沟。科利特将他们父子俩抛弃之后，他们的心不是连得越来越紧，而是都把这种悲伤默默地隐藏在心里，彼此向对方隐藏着心里的秘密。博发现这位老人很爱自己的儿子达米安，他认为达米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这位老人去世时，达米安跑到城里，狂饮了整整三天，结果醉如烂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着心灵的痛苦。

“今晚你准备在这儿过夜吗？”达米安的话打断了朋友的沉思。博抬头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擦干背脊的淡黑色姑娘说：“我想我会在这儿过夜的，你呢？”

“我答应过凯特说我一回来就到她那儿去的。我敢肯定现在她已经知道我的船到了。”

“我真不知道你和凯特还有往来。她好像已经和一个叫温斯顿的老头结婚了。”

“她是和他结了婚。但是温斯顿一年前死了。那之后不久我在一家酒店碰见了凯特，我们一起还喝了几杯。”

“喝了几杯，天啦！我记得你和我讲过凯特的事。她总是注视着你，小心点，伙计，她会在你的鼻子上拴根链子的。”

“你知道得很清楚，你想我会成为一个结婚的男人吗？”达米安将那位准备给他擦干身子的女孩推到一边，自己开始匆匆地擦着身子。梅林是位可爱的姑娘。但是他不愿使凯特失望。另外，这女孩能做的事凯特也都能做，也许还要做得更好些。

他很快地穿好衣服，然后转过去看着博，博正在乐不可支地享受着两个姑娘的按摩。达米安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在

早上和我一起到餐厅去喝咖啡呢”？

“如果我能活到明天的话，那当然是可以的。”博无所谓地笑了笑。

达米安穿过迷庭大街径直朝巴特瑞的温斯顿家走去。他在门前稍停了一会，仔细打量着那栋熟悉的住宅。可爱的凯特门庭还装饰得不错。在这条街上温斯顿楼最引人注目。

他还没敲门，门就吱的一声开了，一位黑女孩和他打了个招呼。

“我想该是您，里盖尔船长，凯特小姐见到您会很高兴的。”

“谢谢你，内尔。”他把帽子交给了她，一阵抑扬顿挫的话声穿过了门庭：“是谁啊，内尔？”

达米安把指头放在嘴唇边：“别吱声，我要让她吃一惊。”

“她在起居室里，先生，你进去吧，我给你去拿杯白兰地。”

达米安站在门口看着凯特，她正在费力地摆弄着针线，那银灰色的头发松散地披在肩上。她抬起了头，那双湛蓝的眸子充满了惊奇：“达米安！”她叫了起来，把东西往地上一甩就扑进他的怀抱，“我听说你的船今晚溜进了港口，我在这儿多么想你啊！”

“刚才我和一位朋友到莫利那儿去了。”

“哦”，她立即板起了脸，“我希望你还没有精疲力竭。”

达米安转过头大笑起来，他那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只是洗了个澡，你想我会和莫利的姑娘玩个痛快之后再来找你吗？我告诉过你，我一上岸就回来看你的。”他深情地吻着她，说道。

“哦，很抱歉，太太，我想里盖尔船长想要点白兰地呢。”内尔撞了进来，有些尴尬地说。

“白兰地可不是我现在要的东西。”达米安对着凯特的耳朵窃窃私语。

“你怎么不把它放到我房里去，内尔。过一会我们再喝。”“是的，太太，”那姑娘忍着笑离开了房间。

“船长，您是否渴望着我的身子，你肯定是来和我调情的。”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亲爱的，你可别指望我的答复，我可要忙乎起来了。”他逗着她，一边咬着她的耳朵。

“你真可怕，达米安，”她抱怨说，一边领着他上楼去。“你要我跟你干什么？”

“我能想出一些事情的，而且有的是时间。”

达米安坐在躺椅上边啜着白兰地，边看着凯特宽衣解带。她的衣服慢慢地滑了下来，露出了让人心醉神迷的乳房。那丰满的乳房是从她那无袖的女衬衫下滚出来的。然后她脱下长丝袜，逃逗性地伸开了双腿，冲着达米安嫣然一笑，一会儿她就一丝不挂地站在他的前面，一双媚眼春波荡漾。

“我还有件新东西给你看呢，”她用一只手把达米安拉过来，“我特意为你买的。”

“真的吗？那是什么呢？”达米吻着她的脖子和肩膀问道。

“过一会你就能看见了，”她一边给他脱衣服一边说着，同时退后站了一会，欣赏着他那青铜色而稍有点金黄色汗毛的结实身躯。“你是我所看到的最俊的男人，一瞅见你我就迷上了。”

“你是不是又要把我弄得神魂颠倒呵，宝贝？”他狂叫着

把她拖进了自己的怀抱。

凯特往床上一躺，把他拖着压在自己身上。达米安的手和嘴慢慢地探索着，他所接触到的每一处都像火一样地烫人。

“您一走就这么久，我简直受不了啦。”凯特色迷迷地悄声说。

“你想我，想我给你快乐，是吗？”他一边咬着她的脖子，一边问道。

“你也知道我想你。”凯特回答着，顺势转过来压在他的身上。达米安睁开了眼睛，欣赏着在他眼前摇晃着的丰满的乳房。当他的眼睛朝上面望去时，不禁越睁越大。他看见那天棚上有一块精制的大镜子。反照出他们那一丝不挂的裸体。

“你喜欢吗？”她问。

“我怎么会不喜欢呢？”他从镜子里欣赏着凯特的臀部。凯特滑下来躺在他的身旁，看着镜子里的达米安和自己。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达米安胸膛上隆起的肌肉，然后抚摸着他的肚子。达米安盯着那镜子，看着她那富有性感的举动。凯特转过身来让达米安压在她身上，那银光色的头发撒满了她的胸脯。他不但是感觉到，而且是看到凯特把他的脸捧起来放在她的嘴唇上。达米安禁不住兴奋得呻吟了起来。

“娘的，你真是个漂亮的妖妇。”他呻吟着，脉搏在快速地跳动，双手紧紧地捧住了她的后脑壳。

“我可不是妖妇，达米安。我只为你才这么做。”

“我的意思是说你做的每件事都很内行。”达米安解释道。

“我不能对你隐瞒我的过去。你很早就了解我。我以前做的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样，我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可我现在是个有地位的女士。达米安，我和你都不要回忆我的过去吧。”

达米安又压了下来，把她抱在怀里：“我不是那个意思，凯特，听我说，我今天在莫利那儿见到了一个很有礼貌的女人，但我没理她，就到你这儿来了。如果我不是要和你呆在一起的话，我就不会冷落那位姑娘。”

“我们的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达米安？”凯特问道。她突然感到这不会产生什么结果。

达米安转了过去，隔了一会才回答：“凯特，我们互相牵制的话谁也不会感到幸福的，我知道菲利普·德拉科特在这儿呆的时间很多。同时，你也知道我离开了查尔斯顿，我也不会像个傻瓜那样安份守己。如果我们的默契使你感到不幸福的话，我可以从你的生活里走开。我以前就告诉过你，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只怪我们都还年轻时，我就让你在我面前任性了。”她说着把脸转了过去。

“你知道得很清楚，根本不是这样。”达米安开始变得有点生气了。

“我知道，我不该对你这般顺从，但是我是出自内心的，而且也忍不住要这样待你，我一直都爱你，达米安！”

“真的吗？那么你手中那一串串的男人又算什么呢？”

“你很清楚那是为什么。”凯特说着离开了床铺。“我从来没有被你那些势利的朋友邀请出席过社交典礼。你的父亲不让我进你的家门，就连那盛气凌人的女奴贝西也把我看作一钱不值。所以我想教训你——让你知道我有别人追求。”

“那似乎就可以变得不可收拾了，是吗，亲爱的？”达米安讽刺地问道，“你几乎和我的每个朋友都睡过觉。”

“见鬼去吧，达米安，你的确是在揭我的老底，让我过不

去。”

“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这个？”达米安气愤地问道，“我们已经是两个大人了，凯特。当我不在这儿时，我不在乎你的社会地位，不在乎你做了什么。我只乐意让你和我在一起。另外，你是我见到的床第功夫最高明的女人。你给我过来，别耍小孩子脾气了。”

凯特倏地忘记了她的气恼：“我是所有女人中最让你不能忘怀的一个吗？”她卖弄风情地问道。

“我说过了，是这样的，你过来证实这一点。”

凯特用手富有魅力地摸着自己的丰满的乳房，然后又将手夹到两腿中间。“你总有一天会回到我的身边的，达米安。你那可爱的极其呆板的女朋友中没有一个能像我一样让你销魂。”

“或许你讲得对，”达米安附和着她，一把搂住了她的腰，把她拉到自己身上，“住口吧，来看看你的能耐……”

凯特望着静静地躺在自己身旁的达米安，开始回首着往事。自从她在田野干活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惊人的美貌总使她感到很受刺激。那时他已经14岁了，长得很帅，而且，就是在那个年龄他也很有男性的魅力。从那天开始，她的眼睛总是注视着他。她感到这位英俊少年富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发现儿子总是去看一个佃农的女儿，便立即横加阻拦。可是为时已晚，她已尝到了和达米安做爱的乐趣，而且，并不打算就此罢手，放弃他。

凯特用手抚摸着达米安那长满了金黄色汗毛的青铜色胸脯。达米安为何不愿结婚，她没有把握，但她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她一直忍受着一位又病又老的男人的蹂躏，为的是满

足自己由来已久的金钱欲。现在她的钱多得用不完了，只是没有获得名誉。查尔斯顿的许多人人都知道她的老底，也知道她怎样才得到了目前的地位。但是如果她成了庄园主的太太，那么什么事情都会变的。